

秋

夜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小引

俄國自十月革命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蘇維埃聯邦以後，一切舊的制度都歸廢棄，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突變和新的發展，即在文學上同樣也掀起了轉換期的革命。

不錯，「文學是社會的反映」，但文學還有更積極的意義，牠跨上前一步，牠不僅反映社會，牠同時也推動社會上進，替革命搖旗吶喊，指示給人民看前面的光明。

九十年代的俄國文壇上，籠罩着昏暗悲慘的雲團，什麼頹廢派，厭世主義，神祕主義，都叫人絕望，或逃避現實。高爾基的出現，却像黑夜裏的光芒四射的巨星。他當得起稱做全人類走向光明大道的領路人。

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等於四十年的堅苦奮鬥的作戰，他是一個下層人物出身，做過各種苦工，親身備嘗過一切非人的磨折，他忿怒，興奮，研究痛苦的來源，努力爭鬥脫離黑暗的生活。本書秋夜里的故事，就是作者親身經歷的飢餓，顛沛生活的片斷，這正是高氏早期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但那已不是萎靡無力的呼聲，而是健全的，勇敢快樂的反抗了。

這是新俄文學與舊俄文學的分水嶺，舊俄文學家是消極的，散漫的求神者；屬於新俄文學家的，是積極，堅強，有組織，有紀律。新興的哲學思想，和新的道德觀的建立，把舊俄文學家的頑固思想打得

體無完膚，不能適應於這新時代的人們，有的流亡到外國去，有的過着放縱的生活，有的自殺了，好一點的變成了獨善其身的同路人，這一派人物，雖不反對革命，但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仍很冷淡。

新俄作家小說裏的人物沒有文雅氣味，而是粗魯的好勝，農人們和工人們。這一階級的人們，不像智識階級一樣，在鬥爭中稍受挫折，就要嬌啼，悲歎，終於失敗，逃跑，如法捷也夫的毀滅中的美第加。工人和農人是率直殘虐，毫不动摇，堅定得像磐石，如皮涅克所作的農民小說中的人物。他們是多麼有力，有原始復仇性，行動是何等偉大壯烈。在許多新俄小說里，描寫當時新俄擊退世界各國帝國主義干涉包圍戰爭的游擊隊戰鬥的實生活上，我們看到這樣堅強的戰士是太多了。如綏拉菲諾維支的鐵流中的郭茲夫，法兌萊夫的十九人中的真洛茲加。本書中代爾可夫的小雄雞中，那些天真英勇的農民新青年，爲着將來窮人們都能過舒適的生活，去突擊衝鋒，因此連年邁龍鍾的孤苦老頭子也跟他打們去仗，復仇。

賽市琳娜描寫的一羣佃農，流浪者，這些激昂粗野的人物，雖然愚昧，醜惡得令人嫌惡，但她也努力宣揚着深遠的真理。

新時代產生新人物，而新時代更需要新人物來建立成功。

目次

馬加爾周達·····	(一)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秋夜·····	(一六)	高爾基原著·····	徐懋庸譯
臨谷·····	(二五)	皮涅克原著·····	向培良譯
大家庭·····	(三四)	羅曼諾夫原著·····	映波譯
列寧和俄皇的故事·····	(四八)	賽甫琳娜原著·····	胡愈之譯
窮苦的人們·····	(五四)	雅珂芙萊夫原著·····	魯迅譯
拉拉的利益·····	(六六)	英培爾原著·····	魯迅譯
斯拉漢的夜·····	(七二)	婁法涅夫原著·····	適夷譯
不過一點兒小事·····	(八三)	左祝梨原著·····	傅東華譯
工場的一天·····	(一〇五)	迦林原著·····	適夷譯
鐐銬手·····	(一一三)	巴赫米潔夫原著·····	貝葉譯
小雄鷄·····	(一二一)	伏爾可夫原著·····	謝達明譯

馬加爾周達

高爾基原著 巴金譯

高爾基小傳

高爾基 (Maxim Gorky)，生於一八六八年，死於一九三六年。他是蘇聯頂偉大的文豪。幼年時父母雙亡，度着流浪生活，在下層社會裏，做過許多職業。曾在沙皇政府時因革命被捕，十月革命成功，才回故鄉。中間復到外國去住過幾年，後來回到莫斯科，受到民衆極大的歡迎。高爾基的作品，善於描寫無產階級，深切異常，關於這位偉大的革命文豪，這裏不能細述，有編纂編譯的高爾基，可以參看。

一股潮濕的寒風帶着擊岸的波浪和水邊叢生的矮樹二者的悵鬱的私語吹過了草原。時而一團團枯黃的落葉被風趕着，捲進了營火堆裏，煽旺了火勢，於是一線火光侵入了那包圍着我們的黑暗，穿透那秋夜，顯出來左邊的無垠的草原和右邊的無涯的海洋。馬加爾周達背向着海蹲踞着，他是一個年老的吉普色人，被派來看守馬的。他的營帳離我們有五十步遠近。

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寒風的吹打，風吹開了他的吉普色的外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黃銅色的胸膛，毫無憐憫地鞭打牠。他一點也不在意。他斜倚着身子，他的自由，強壯而美麗的臉掉過來對着我，沉思地狂吸他的那管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濃濃的煙霧來。他的那一雙不動的眼睛凝視着我身後那一片草原上的死沈沈無邊的黑暗。他不歇口地和我談着，毫不躲避暴風的無情的打擊。

『法爾康，你果然加入我們這一夥來嗎？好極了！你選了一條很好的路。我們大家都逃不掉各人的命運。去到各處走走，見見世面，親到你看得夠了時，就躺下去死——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繼續說，『哼！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就是生活的一小部份嗎？至於別的人呢，他們沒有你已經過得很好了，他們以後沒有你，也會繼續活下去的。你以為有什麼人需得着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木棒，人家要你來做什麼？』

『你說，去學習，去教導嗎？你能够學習得怎樣使人們快樂的方法嗎？不，你不能够，你只有漸漸變老了，那時候你便要說你應該教導別人。然而你拿什麼來教導人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聰明的人把什麼都拿去了，愚蠢的人雙手空空，每個人都會自己學習的……』

『人類真是可笑的东西，世界上本有這麼多的空地，而他們却擠在一堆，擠得大家都要死，』他說着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廣闊的草原，『他們永久不歇地工作，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就會想起先揮汗耕田耗費了他的精力，然後就兩足一伸，把自己的屍體睡在這塊地裏，聽其腐爛。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他連自己下的種也不會收穫，他死了怡和生下來的情形一樣，是一個呆子。』

『難道他生下來就是爲了這個嗎？』爲了在土地上挖來挖去，甚至於連自己的墳墓也來不及預備好就死去的這麼一回事嗎？他懂得自由嗎？他知道草原的廣闊嗎？他會聽見海洋的嗚咽私語，而感到欣喜嗎？哼！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奴隸，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奴隸，如此而已！他不能够幫助他自己，縱然他後來稍微變得聰明一點，也不過是把一個活套放在自己的頸上罷了。』

『然我呢？——你看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了不少的事情，如果我要把牠們通統寫下來寫在紙上，那麼像你有的是那個口袋，就是裝滿一千個口袋也還不够，而且一定還有一些會被遺忘的。看你能不能指出我沒有到過的國家，哈！我所到過的國家，有的你連名字也沒聽見過。飄游，飄游，在一個地方只住短短的時期，——這就是生活的方法。爲什麼不呢？你看白日與黑夜彼此爭逐環繞着地球，永久向前，沒有一刻停止，我勸你也學牠們那樣，永久動着，如果你不願爲生活煩悶，你就不要去想念生活。因爲你愈想到生活，你便愈不喜歡生活，事實常常是如此，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法爾康，是的，我都經歷過來的。』

『我坐過監牢，這是在加里西亞，在監牢裏我有很多的工夫深思玄想。我生在這世界上來做什麼？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我把這些思想裝進我的頭腦裏去，只爲的是藉此可以破一破孤寂——因爲在監牢裏面真是孤寂得很！在這種時候，我每從鐵窗裏望出去看見那綠的田野，我的心好像是被壓緊在鉗子裏一般……不錯，法爾康，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了。誰知道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而且問也沒有用處。你只要儘量去生活就好了，你只管飄游，只管到處看看，見見世面，那你就不会再渴望你所不會得到手的東西了，決不會的，那時候我真可以用我的腰帶自縊，法爾康，是的，這我都經歷過的。

『哼！記得有一次我會和一個人講過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你的同鄉，一個俄國人。他說：「你不該隨你自己高興去生活，你當遵從上帝的意旨，你只要跪倒在上帝的腳下，上帝就會把你所要的東西通統給你。」然而這位朋友自己穿的永遠是一套滿了孔的破衣服。我告訴他要他用他的禱告去弄一套衣服來穿，他却發起脾氣來，罵我，把我趕開。他以前素來是宣傳愛和寬恕的。那麼我說話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他也應該寬恕我才行。他真正配得上你的一位好教師！他們教你不要多吃，而他們自己每天大吃十……』

他向着火裏睡了一口痰，過後就不作聲了，重新裝滿他的煙斗。風勢已經微弱成了一種微和而憂鬱的悲泣，馬翠在黑暗裏長嘶，從營帳裏送出來一陣柔婉而悲哀的歌聲，唱歌的是美麗的嫩加，這是馬加爾的女兒。我認得她的聲音的柔潤圓滑，不管她在唱一曲歌或者單單說一句『早安』，她的聲音總是非常令人傷感，而且還充滿着渴望和不快。在她的無光澤的褐色面貌中有一種壓抑住的皇后的驕態，在她的常罩着愁雲的一雙暗棕色的眼睛裏閃耀着她的嬌媚的魔力，和她的美麗的迷人，同時還顯露出她的那種看不起一切非她一類的東西的態度。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吸煙罷！這女孩唱得不好嗎？喂，你不這樣想嗎？你喜歡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郎來愛你嗎？你不喜歡那

真好極了！你很有理。不要相信女人，遠遠離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嘴是比吸我這隻煙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一個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一個女人縛住了你，她的帶子是看不見而且扯不開的，你失掉了你的全個靈魂，可是得不着一點東西做代價。聽我的勸，要謹防着女人。女人常常說謊，像蛇一樣……她說：「世間我最愛的就是你。」然而你如果偶爾用針戳她一下，她就會要你的命。我知道的天曉得，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法爾康，你如果肯聽，我便給你說一段故事。但是最要緊的是你應該當心，那麼你才可以做一輩子的自由鳥兒。

『從前有過一個吉普色的少年，他的名字是佐拔兒，洛伊可·佐拔兒。凡匈牙利、波希米、斯拉窩尼亞以及其他沿海各國的人都知道他，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在那一帶地方每一個鄉村裏至少有十多個人會當天發誓要殺死佐拔兒。然而他依舊活着。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馬，要打牠的主意，那麼縱使有一隊兵在看守着，也會被他把那畜牲騎走的。哼！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便是魔王帶了他的全隊地獄的兵來打他，他也會獨力來抵抗的，而且我相信魔王的牙牀也會嘗到佐拔兒的拳頭的滋味。

『凡是吉普色營帳，無論是聞名或見面，個個人都知道他，他只愛馬，旁的東西他都不愛，便是馬，他也不過是愛牠一會兒。得了一匹馬，騎牠跑了一趟，他就不愛牠了。賣了馬所得的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和別人分享的。便是你向他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求討你的歡喜，法爾康，他便是這樣的一種人！

『記得大約在十年以前，我們那一夥人當時正飄游過布柯維納。有一次在春天——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彷彿是昨天的事一般——我們正在休息，我，鄧尼拉。（這是那個曾經跟着噶蘇士打過仗的老兵。）老魯爾還有其餘一切的人，鄧尼拉的女兒娜達也在那裏。

『你認識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算是一位女中皇后嗎？然而嫩加可不能與娜達相比，否則未免太抬高嫩加的身份了。世間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的。我們也許可以用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

實際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懂得他自己的靈魂那樣的人，只有他才能够奏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許多青年人的心都給她毀壞了，天曉得，不知有多少哩！有一次一個年老的富翁看見了她，他的眼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不能動彈了，好像患了癱瘓一般。他坐在他的馬上，注視着她，身子戰抖起來像患着熱症似的。他生得很漂亮，他的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便在他的腰間閃耀着，像電光一般……佩刀的全身都嵌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發亮的藍天鵝絨正好像一片青天……他真正是一個高貴的貴人！他把娜達望了又望，然後便對她說：『給我親一個吻，我拿一袋滿滿的金錢作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他又說：『原諒我，就算是我得罪了你，你也應該給我一個微笑，是嗎？』他這樣貶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他的腳下——老弟，這真是滿滿的一大袋，然而娜達只用腳把牠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

「啊呀！你是這樣的一種女子嗎？」這富翁喃喃說，一面鞭他的馬。他去了，剩了一陣灰塵在他的後面。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高聲叫道，他的聲音響徹了營帳。鄧尼拉走上前去：「把你的女兒賣給我，讓你自已定價錢。」然而鄧尼拉回答道：「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纔有的，他們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賣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爲止。但是我曾跟着噶蘇士打過仗，我是什麼東西也不肯出賣的！」那位貴人大發脾氣，伸手握着他的刀柄，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一個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於是跳起來載着他一起跑開了。我們便收了營帳，往前面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他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你們，對着上帝，良心是很坦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與你們分享。我很有錢呢！」他激動得很厲害，他坐在馬鞍上身子抖個不住，恰像一片草葉在狂風暴雨中顫動那樣。

「好，女兒，你說！」鄧尼拉叫道。

「要是一隻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窠裏，那麼她會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娜達問她的

父親道。

「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乖女兒，說得好！先生，你聽見沒有？這是做不到的，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兒罷——她們倒是比較柔順得多。」

「我們又向前走了，這位貴人摘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便打起馬去了——他跑得那麼快，連土地也震動了。法爾康，她便是這樣的一種女子！」

「是的，有一晚上我們大家都坐着靜聽，草原上盪漾着音樂。這是一種奇妙的音樂，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好像喚我到什麼地方去似的。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音樂好像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空泛的渴望，渴望着不是死，就是活着爲全世界之主，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愈過愈近。忽然間一匹馬從黑暗裏走出來，馬上坐着一個男子，在奏胡琴，一面向我們走來。到了營火旁邊，他便勒住馬停止奏琴，對我們微微一笑。」

「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鄧尼拉快活地叫起來。

「那人便是洛伊可·佐拔兒。他的鬚髯下垂到肩上，和他的鋼褐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他的眼睛明星似的閃耀着，他的笑容非常光輝美麗，他和他的馬像是一塊兒鑿出來的。他坐在馬上，熊熊的火光照着他，好像全身塗着血，他笑的時候，露出一排發亮的牙齒。縱使他不曾和我說一句話，或者他竟然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一旦遇見他，我也會馬上愛上他的。」

「是的，法爾康，這種人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世上遇見的！他的眼光一旦看入你的眼睛裏面，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你自己不但不以此爲辱，反而會以此驕人。你和這種人接近以後你自己也會變好的，朋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見的，而且也只應該如此。如果世間好人太多，人家也就不會以爲那是好的了。情形就是這樣！然而你且聽我講以後的事罷。」

「娜達說：『洛伊可，你奏得很好。誰給你做的胡琴，有這麼圓的音調！』」

「佐拔兒笑起來。『是我自己做的。這胡琴不是用木料做的，是用我所熱愛的一個青年姑娘的酥胸做成的；琴絃是用她的心絃練成的，然而這胡琴還不見得十分完全，可是我知道怎樣用我手裏的弓去奏弄牠，你明白嗎？』」

「你們知道我們吉普色人起初就要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反而該她們自己的心裏充滿了愛慕我們的心思，佐拔兒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却看錯了人。娜達掉過身子打個呵欠，一面說：『哼！人家告訴我說洛伊可聰明伶俐，原來他們是對我說謊！』她說畢就走開了。」

「『哈哈，美人兒，你的嘴真厲害！』佐拔兒眼光灼灼地叫道，他一面跳下馬來，『喂，夥伴們，我來了！』」

「『啊，鷹兒，我們歡迎你！』鄧尼拉回答道。我們互相擁抱了過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去睡了。……我們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頭上纏着縛帶，什麼事他說他的顴角被馬蹄踢傷了。」

「『哼！我們知道這是一匹什麼馬，我們大家忍不住在暗笑。鄧尼拉也微笑着，爲什麼？難道佐拔兒配不上一袋金子在她的頸上，她還是不能夠變得比本來好一點，這不會錯的。』」

「我們就這樣子地在那地方過活下去。生意很好，佐拔兒還是和我們在一起，法爾康，那個人真是你的好夥伴呢！他的聰明比得上老年人，無論什麼事他都精通；他還懂得俄文和匈牙利文，能寫能讀。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便連睡也不想睡了，只要來聽他談話！他又會奏琴——我敢發誓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奏得像佐拔兒那樣好的。當他把他的弓在琴絃上拉第一聲的時候，你的心不禁跳動起來，等到拉到第二聲時，你的心又會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依舊會奏下去，一面還對我們微笑，我們聽着他的琴調，不覺同時想笑又想哭。時而你可以聽見一種拖長的呼救的禱告聲，牠的淒楚像利刀似的割着你的心。時而琴上又奏出那對着天空敘述童話（啊，這些童話是多麼憂鬱的啊！）的草原的曲調，然後是一個少女訣別她的情人時的低泣。過後又

是她的勇敢的情人呼喚她同進草原的笑聲。突然間一陣自由活潑的音調像一道瀑布似的從他的弓上流出來，這時候便是太陽也似乎按着這音調的節奏在天空中跳舞起來了！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把你身體裏的每根神經都震徹了，你完全成了牠的奴隸。這時候如果佐拔兒叫道：『夥伴們，拿起武器來！』那麼只要他隨便指定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會聽他的話把刀刺進那人的心窩。他可以隨便叫我們做什麼事，我們愛他，我們十分愛他。只有娜達一個人不去理他。這並不算是壞事，然而她却常常玩弄他，她好像把佐拔兒的心囚禁在一把鉗子裏面。佐拔兒敲他的牙，扭他的髻。他的眼睛比深淵還黑，然而却也時時閃着兇猛的光，使得我們的心充滿了恐懼。到了夜裏，他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深入了草原，讓他的胡琴悲鳴到破曉時分。這胡琴悲鳴着，因為他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們躺在營帳裏睡不着，心裏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知道兩塊岩石滾攔在一處，其間必有死傷的。法爾康情形就是這樣！」

「有一天我們大家聚坐在一處，談論我們的生意。我們談得乏味，鄧尼拉便說：『佐拔兒，給我們唱一首歌！拿你的曲調給我們開心。』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娜達這時候仰臥在地上，離我們不遠，她的臉向着天。於是佐拔兒便拉他的弓，胡琴開始訴着，好像牠真是一個少女的心。佐拔兒唱道：

「我飛馳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燃燒着強烈的火焰。

駿馬兒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娜達掉過她的頭，用肘支起她的身子，望着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的

緋紅。

「亥何！我們要飛馳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薄霧的衫兒！
見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牠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他就是這樣子唱的！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够像他這樣唱了！然而娜達只是像在瀉出一個篩子裏面的水似的說道：「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樣高。你會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潭裏，弄髒了你的鬚鬚。你還是當心些！」佐拔兒睨視着她，過了一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亥何！明早晨光來臨，
照見我倆酣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的紅光裏。」

「『這才配稱爲一首歌！』鄧尼拉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歌，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老魯爾在撫鬚聳肩。佐拔兒的這首歌把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感動了。然而娜達却不喜歡牠。

『她說：「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曾囁囁的這樣吵過，」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她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雪水。』

『娜達，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罷，』她的父親說。然而佐拔兒却把他的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冒着光，叫道：『鄧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娶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地答道：「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有本領討她的話，就討去罷。」』

『「很好，」佐拔兒回答說，便轉身向娜達說：「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那麼驕傲。我認識不少你的姊妹們，真的，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中沒有一個能像你這樣引動我的心。唉，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囚禁了……那麼我怎樣辦呢？要實現的事終久會實現的，不錯，世間沒一匹馬能够把你從你自己手裏載起走的！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說畢他緊閉着嘴唇，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光閃閃的，他走上前去抱她……「哈哈，娜達終於把馬銜放進那匹草原的駿馬兒的口裏了，」我們這樣地自言自語。但是突然間我們看見他伸手向空中一揮，便挺直地跌倒在地上……』

『他跌下去，好像中了鎗彈一般。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娜達幹的。她早把一條鞭子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拉過來，於是佐拔兒就跌倒在地上了。』

『她便又躺下去，微笑着望着天。我們等着看佐拔兒怎樣辦。然而他却坐在地上，雙手壓緊着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慢慢走入草原去了，並不向我們這方面看一眼。老魯爾對我低聲說：「跟着他！」我便暗暗地跟着佐拔兒走入草原，走進黑夜的黑暗裏去了。法爾康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加爾敲出了煙斗裏的灰，另外把煙裝進去。

我縮在我的大衣裏面，看着馬加爾的被寒風和烈日弄黑了的老臉。他嚴肅而深思地搖他的頭，喃喃說

一些我聽不見的話；風弄吹他的蓬蓬的頭髮，他的灰白的濃髯也在風裏戰抖不已。他這個人好像是一株老橡樹，雖然受了雷電的打擊，依舊巍然立着，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海和岸在一塊兒不住地私語，寒風便把牠們的語聲送過草原。嫩加已經不唱了，滿天的黑雲使這秋夜變得愈是黑暗，愈是怕人。

「佐拔兒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俯下來，兩手垂着，沒有一點氣力，沒有一點生趣。他走到河邊的一塊灘上，在一塊石上坐下，悲嘆起來。他悲嘆得那麼傷心，使我的心裏也充滿了同情。然而我却不走近他的身邊，我知道話語是不能夠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子地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坐在河邊動也不動一動。」

「我躺在離他沒有多遠的地上，是一個很明亮的夜，月亮把牠的銀光照遍了全個草原，無論什麼東西都看得出來。」

「突然間我看見娜達從吉普色的營帳裏走出來，向着佐拔兒急急地走去。我那時真是十分快樂！娜達畢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子，她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却没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佐拔兒驚了一下，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抬起他的頭。可惜你不會看見他那時跳起來抓住他的刀柄的樣子！我自語道：「他要殺死那女郎了！」我正要向營帳跑去呼救，忽然聽見說：「丟開牠！不然我打碎你的腦子！你看這是什麼！」原來娜達拿一支手鎗指着他的頭。法爾康，她真是一個魔鬼般的女子！我想：「現在他們倆勢力相等了，不曉得以後會有什麼花樣！」

「娜達把手鎗放進她的皮帶裏，一面繼續說：「聽我說！我不是來殺你，是來和你講和的。把刀子丟開罷！」他果然丟了刀，兇惡地望着她，不說一句話。老弟，真奇怪！這兩個東西互相望着正像一對猛獸，然而他們又是兩個多麼勇敢出衆的人物。只有明月和我看見他們……此外再沒有別一個人。」

娜達又說：「洛伊可，聽我說，我愛你！」他只聳了聳肩，好像手腳都被人縛住似的。

「我見過了不少的少年，然而你比所有其餘的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被我看了，一眼就會馬上

剃光他們的鬚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會立刻拜倒在我的腳下，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這一行爲都不能夠使我歡喜，只使我把他們看作婦人一般。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色人真正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這東西還比愛你更甚，但是沒有你我又不能夠生存，猶如你沒有我也是不能生存一樣。因此我願意你來做我的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他微笑道：『我聽見了。我很高興聽你的話，再說下去！』」

「洛伊可，我還有很多話對你說：總之，不管你怎樣，我一定要強迫你做我的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這兒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擁抱是最熱烈的呢！在我的溫暖的懷中你會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你的那使得吉普色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兒，再不會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會唱溫柔的情歌兒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了，照我的話做罷。明天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營帳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右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這就是那個魔鬼般的女子的要求。這真駭人，這樣的事只有古時候在門的內哥羅人步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色人中間却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順從一個女人，法爾康告訴我，你能够想像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你就想一百年也不會想出來的，不會的。」

「佐拔兒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徹了全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慌。」

「『明天再會罷，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洛伊可，你聽見嗎？』」

「『我聽見的！我照樣做就是了！』佐拔兒悲聲叫着，向她伸出兩手，可是她掉過身子走了。他的身子搖晃着，像一株被暴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地上，發狂似地同時哭笑俱作。」

「那個美麗的悍婦把這可憐的人折磨到了這樣子。我費了許多力纔使他清醒過來。」